

■本报见习记者 胡幸阳

晚上7时,北纬72度,零下30摄氏度。储卫民把三脚架用力插进不知多深的积雪里,镜头对准山坡下的小镇乌佩纳维克。

他已在小镇待了6天,方才找到这处山坡上的机位。太阳刚刚西沉,小镇、远山与冰封的冰洋被一层蓝幕覆盖,仅天边尚留一抹暖色未被地平线吞食。

如此极寒环境,街道上已空无一人。海边小镇的湿冷缓缓侵入储卫民的冲锋衣与两件羽绒服,两双袜子与徒步鞋更无招架之力。脚已冻僵,但他还在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——有人出现或是车辆经过,再按下快门,抓取最好的瞬间。

几个月后,这张《格陵兰的冬天》被《国家地理》杂志评为2019年旅行摄影大赛总冠军,在国内外的社交网络上走红。储卫民与他所在的户外摄影团队“极影 AdventureX”也得到了更多关注。人们惊讶地发现,这群年轻的中国摄影师、探险家,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攀高山、下深洞、踏雪原。

“这并非‘稳定的工作’,但这是我选择的挑战。”90后储卫民的这句话,或许能代表很大一部分年轻人的想法。



找寻温暖故事

8月13日晚,重庆大剧院前如往常一般热闹。游客们大都挤在江边,等待渝中半岛的灯光亮起。储卫民在他们身后不远处来回走动,观察大剧院与对岸来福士广场的相对位置。

仍在修建的重庆来福士广场大楼是他此次拍摄的主题。获奖后,《国家地理》杂志邀请他拍摄重庆市的这座新地标,储卫民欣然应允。

“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,对这座城市感情很深,也对它的文化特色比较了解。”储卫民仍在寻找机位,“我希望能让洪崖洞、黄色出租车等重庆的标志以及当地人一起,同来福士广场产生交互。这样的照片更具人文色彩。”

他显然对重庆十分熟悉,“我在等一架飞机。江北机场的航班会从渝中半岛上空掠过,隔几分钟就会有一架飞机飞过。到时候再按快门会更好”。

在第5架飞机飞来时,有孩子推着滑板车闯入镜头,他赶紧举起相机拍摄。“飞机飞过形成错位感,似乎要撞上来福士广场;江这边还有大剧院与玩耍的孩子。这张照片包含了重庆经济、文化还有当地人生活的几个符号,我觉得很有故事感。”

“故事感”,也是储卫民拍摄《格陵兰的冬天》时的优先考量。而在异国他乡找寻“故事感”,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必不可少。他告诉记者,自己虽非初次前往格陵兰,但到乌佩纳维克却是第一次,这趟小镇之旅更是在计划之外的。

“原计划要去更北的一个城镇,但最终时间不够,临时决定改去乌佩纳维克。”储卫民说,“互联网上能搜到的信息不多。在飞机落地之前,我对这个小镇几乎一无所知,也不知道能拍出什么照片,碰碰运气而已。”

储卫民给乌佩纳维克预留了一周时间,在这一周内,他要深入了解这个小镇,从地形、气候,到当地人的生活、文化。

了解地形并不难,他使用无人机飞遍整个小镇,拍下一系列图片,再有的放矢地实地考察;难的是了解当地生活和文化,格陵兰本地居民英语不好,储卫民与他们交流起来必须借助肢体语言。语言不通,时间又很紧张,他一度担心拍摄计划难以落地,但当地人的热情让他不再顾虑。

“他们会主动邀请我去家里做客,或带我参加堆雪人大赛等活动。”他回忆,“有的当地人和我聊得多了,会和我分享趣事。比如,北极熊误入小镇,他们如何驱赶;驱赶不成,则必须射杀;射杀后,北极熊的尸体又如何处理。”极端环境下发生的故事有趣而新奇,让他对小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



储卫民在格陵兰拍摄时的工作照。

资料照片

“冰冷世界中的温暖”,这是储卫民对乌佩纳维克的理解,也是《格陵兰的冬天》的主基调。他这样描述拍摄时的心情:“小镇与远方都被冰雪覆盖,日落后的蓝色调更是渲染出寒冷的氛围。唯一的暖调是窗户与街道灯光的暖黄色,一家三口互相搀扶的场景更是十分温馨。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当地人可以战胜这么残酷的自然环境,在这里生存和繁衍。”



爱上“户外徒步”

他人难以想象,储卫民接触摄影的时间并不长。

“大二的时候,我才买了第一台相机,尼康D90,一台入门级别的相机。而第一次拍出来被称为‘摄影作品’的照片,已经是2015年了。”储卫民说,“在这之前,我的生活与摄影没有任何关系。”

今年6月23日,储卫民在印度尼西亚进行新一轮拍摄计划时,收到了《国家地理》杂志的获奖通知邮件。他从没想到,自己兴趣使然而独立策划的旅拍项目能拿到总冠军——这是他摄影师生涯中拿到的最重量级奖项。惊喜之余,他立刻向几个月前刚结交的格陵兰好友们发送邮件,表达谢意。

有的报道将他在摄影领域的成功与其儿时学画的经历联系在一起,储卫民却觉得并无多少关联,“最多有一点潜移默化”的影响。

储卫民刚刚买来相机后,也与其他爱好者一样,尝试过人像、城市等题材,没过多久,就因缺乏兴趣而将相机束之高阁。

转机发生在半年后。大二下半学期,储卫民作为交流生前往德国。在那里,他第一次接触“户外徒步”这个概念,一发不可收地爱上了它。

“欧洲人很爱徒步。在阿尔卑斯山,我见到很多户外徒步的人,有小孩,也有六七十岁的老先生、老太太。积雪很厚,行走并不容易,但他们看起来都很开心。”储卫民说,“用徒步的方式亲近自然,也许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。而我本也不喜欢和人打交道。人越少,越与世隔绝的地方,我越喜欢。这项运动很适合我。”

储卫民开始计划自己的第一次户外徒步。他选择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国家公园,那里有翠绿清澈的国王湖与德国第二高峰瓦茨曼山。“这条路线并不难走,毕竟我是第一次出去,谨慎为好。”选好路线后,他上网搜索了大量资料,做足“攻略”。这个习惯延续到他后来的拍摄生涯中。

至今,储卫民去过30多个国家、200多个城市,挑战过13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,却很少遭遇险情。“做好各种预案,带好必要装备,风险都是可控的。”他说,“我徒步时背包重25公斤左右,行囊里必然包括急救包、瑞士军刀、打火石等关键物品。”

第一次户外徒步时,储卫民还没有专业的户外装备。他穿着牛仔裤,脚踏旅游鞋,背着包就出发了。不防水的鞋子踩在雪地里,袜子和脚一起湿透,也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好心情。储卫民只觉得,“在外面跑,特别舒服,特别自由”。

记者询问,那次徒步有没有留下什么摄影作品。储卫民回答,第一次徒步,觉得什么都很美,一路上什么都拍。用他现在的眼光审视,那些照片并非严肃的摄影作品,更像是一次记录。他把照片都上传到了当时流行的社交网站“人人网”上,收获了大量关注。

“我把户外徒步的探险之乐通过照片分享给大家,大家则用点赞给了我反馈。这对我而言是一种鼓励。”储卫民说,“后来,我与几个好朋友一起成立了‘极影 AdventureX’,也是想把探险、探索与风光摄影的精神融合,一并传递给大家。”



追逐诗和远方

“极影 AdventureX”的成员不多,创立时,成员仅有7人。西藏小伙汗斯是团队中唯一一名专业探险家,亦是户外技术顾问。2017年,他曾登上喜马拉雅山脉赞斯卡山谷的最高峰,成为第一个登顶该峰的中国

除了登山以外,汗斯借助GPS定位,定点拍摄,长期对国内冰川进行视频、图片记录。他希望通过这些前后对比的图片、视频,唤起更多人认识到全球变暖对冰川消融的影响。

摄影师潘玮浩的母亲是大学生物系教授。儿时,他经常与母亲一起深入广东的偏僻山区——母亲的野外动植物考察对他来说,是一场有趣的荒野旅行。从那时起,他就萌生了对自然的好奇心与对未知世界的探险精神。

接触风光摄影8年有余,潘玮浩到过世界的许多角落,但他内心仍充满了对未知的渴望。“我不会感到筋疲力尽。世界很大,总有新的冒险与挑战。”

2017年3月,潘玮浩在西藏东南地区探索拍摄期间发现一处湖泊。搜索一番后,他发现一块巨大的冰川砸落在冻结的湖面上,形成挂满冰锥的洞状结构。从洞中向外望去,冰洞与冰锥如画框般围住远处3座雪峰,而暖金色的阳光恰好打在山峰上,与冷色的冰雪形成迷人反差。潘玮浩赶紧举起相机。“这就是探索的魅力。你永远不知道会找到什么惊喜。”他回忆道。

2018年,“极影 AdventureX”迎来了新成员朱静姝,也是其唯一一名女性摄影师。团队里这样介绍朱静姝:“在仍然以男性为主导的风光摄影界,静姝以其独具特色的作品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。她的拍摄手法感性细腻,注重细节,并有丰富的想象力,对摄影语言的运用直接大胆,作品带有独特的女性视角。”

朱静姝本人却不愿就此多谈,她希望记者淡化性别问题,“省得让人觉得拿性别说事”。

她曾辗转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挪威、冰岛等地拍摄,遇到过大小险情。在5千多米的雪域高原上,车辆失控打滑,她在那几秒里“经历了生命中最漫长的恐惧和无助”;在海边,她曾被海浪冲出十几米远,所幸“机毁人未亡”。即便如此,她也从未想过放弃,反倒会用心做好更周全的准备,尽力避免险情发生。

放弃风光摄影,并不会对朱静姝的物质生活造成影响。事实上,并非全职摄影师的她,在悉尼从事一份朝九晚五的财务工作,整天与数据分析和财经报表打交道。

她的拍摄,都在年假、公共假期与双休日进行。“这是我的作品主题多与海景有关的原因。”她说,“除了年假期间可以离开澳洲,其他的拍摄都在悉尼与周边地区,只能就地取材。”有段日子,她经常早起到海边,趁着日出时分“扫海”,结束后再去上班。

谈及主攻风光摄影的原因,她的答案与储卫民相差不大。“我不喜欢人多、热闹的地方,生活的城市日日喧嚣,而风光摄影能把我带到偏远地区。另外,拍摄的时间多为日出时分,难见人迹。我很享受在宁静的创作过程中完全融入大自然的感觉。”

“每个摄影类别都有其伟大之处,人文纪实题材更具社会意义,风光摄影则通过影像展示大自然的壮美。平日面对生活、工作的压力与烦恼,我希望能有一项纯粹的爱好将我抽离现实生活的琐碎与喧嚣,看到诗和远方。”朱静姝说。



只因“兴趣优先”

储卫民“火”了,商业合作纷至沓来。他并不排斥,坦言这对个人发展“蛮有利的”,但仍坚持“兴趣优先”——当商业合作与自身拍摄理念、计划冲突时,他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。

譬如,《国家地理》杂志找储卫民拍摄重庆,他答应了,因为他一直想将家乡的山、水、城与人结合,拍出其特有气质。又如,有人邀请储卫民前往广西拍摄,他也答应了,因为他对桂林一带的特色地貌与人文景观感兴趣,早有前往拍摄的计划。但有企业邀请他到安徽合肥拍摄一处商业综合体,却遭婉拒。“这个项目我不感兴趣,且与我的未来创作交集很少,所以我不考虑。”

储卫民的决定颇具一致性。两年前,他辞去银行的高薪工作,转型成为专职摄影师,正因“兴趣优先”。他反复强调,自己是个“理性大于感性的理工男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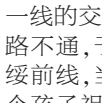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辞掉稳定的工作,看起来是一件冲动的事,其实‘蓄谋已久’。”储卫民告诉记者,自己早在2015年就已萌生转行想法。当时的他在新加坡一家银行做了一年程序开发工作,深感工作枯燥、单调,缺乏挑战性,且前景有限,但他并未立刻辞职,而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摄影工作与自媒体运营。直到2017年,他自觉“副业”已比较成熟,才转了行。

“世界那么大,我想去看看。”储卫民谈及自己的网名“Thomas 看看世界”的来源时,抛出了这句前几年网络上的流行语,“我一直很喜欢这句话。我不想在一个框定的生活中重复下去,想去看看这个世界。就算现在,我也在不停地走出舒适圈,看更大的世界。”

他至今仍清楚记得成功翻越海拔5416米高的垺龙垭口时的情形。那时,还是学生的他刚开始户外徒步,“穷游”尼泊尔,雇不起当地向导与背夫,只能独自挑战“徒步者的天堂”安娜普纳大环线。

徒步期间,连续的暴雪袭击了尼泊尔东部山区,储卫民在前进途中见到不少垂头丧气的徒步者原路撤离。第9天,临近垭口,路越来越难走。为了避开中午的坏天气,他半夜出发,试图在次日上午抵达垭口。澳大利亚团队、德国父子、日本女孩……一路上,储卫民或被这些徒步者追上,或将他们甩在身后。除了时而出现的徒步者,只有脚下的雪与天上、天上的雪与月和他作伴。

空气稀薄,储卫民走几步就得停下喘气。不知不觉,太阳从背后升起,他终于攀上垺龙垭口。目力所及之处,唯有群峰林立;天地间,似乎仅他一人。储卫民丝毫未觉得孤独。那一刻,他只觉感动,只想继续走下去。



一线的交通线被国民党占据,到东北去的路不通,于是我们就想改变计划,转赴归绥前线,当时正在计划解放归绥。可是两个孩子祖林、祖慧怎么办?最后决定我先把孩子送去张家口安置下来,丁玲、杨朔在途中等我。我把孩子送到张家口,祖林交给艾青,艾青住在华北联大,祖慧交给了萧三的大人甘露。后来丁玲、杨朔和我都到了张家口,住在华北局招待所,吃着雪里蕻炒蚕豆,听着大街上马车的喀嗒声,久违的城市感觉又回来了。我找到华北局组织部,组织部给我发了一床灰布床垫,这张床垫后来我保留了很久。我们被安排到《晋察冀日报》社的东山坡宿舍住,条件还不错,萧三也住在那里。当时是邓拓在报社当社长。

这时归绥撤围,解放军暂时不打了。可是,热河义县失守,去东北的交通暂时中断了。我们文艺通讯团决定留在张家口,自己找事干。于是大家筹备成立文联,出版刊物。丁玲这期间经常出去演讲,也写文章,编辑出版了一期《长城》。我担任成立后的华北文联秘书长,也参与一些文化活,如组织一位南国剧社的老演员俞珊跟张家口的梨园界演戏,慰劳北京的梨园界同行。俞珊是黄敬的妹妹,黄敬在延安搞财经工作,到了华北也还是从事财经工作。抗敌剧社来张家口,请我们吃饭,拿出糖果、咖啡招待我们,这些糖果、咖啡都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。我们把孩子接回来,祖慧看到住处的附近有铁丝、钉子,就去捡,因为这些东西在延安都是稀罕物,还有没有用过的日本账本,我们就留下来作稿纸用。

1946年的春节后,正在筹备华北文联的过程中,组织上要我们到宣化去,那是张家口南边的一个工业城市。

(二十二)

连 载

TV 电视节目预告

8月25日 星期日
东方卫视
12:00 中国长三角
12:39 连续剧:小欢喜(42-45)
15:52 妈妈咪呀精编
16:15 中国达人秀第6季(2)
17:48 诗书画
19:34 连续剧:小欢喜(46、47)
21:00 中国达人秀第6季(3)

新闻综合频道
12:00 中国长三角
13:03 连续剧:生活有点甜(9-13)
19:15 连续剧:铁家伙(33、34)
21:00 七分之三
22:35 纪录片:编辑室:鸚鵡姐姐
23:05 连续剧:桃花坞三笑春风(9、10)

纪实频道
13:00 雅颂秦淮(11)
13:30 旅行者
14:20 城市的微光(3)
14:50 东京审判(3)
15:45 纪录片:雪豹、盲猴
17:30 匠新
18:00 寻蛇搭档:救命血清
19:00 大黄山(2)
20:00 古兵器大揭秘(2)
20:51 上海100
21:00 纪录电影:音乐人生
22:41 超级装
23:01 深海捕鲸(2)

电视八频道
13:07 连续剧:玄武(17-23)
18:57 连续剧:甜蜜的谎言(17-22)
23:27 电影:大进仔-席卷大西南(下)
五星体育
12:30 弈棋要大牌-上海三打一
14:00 棋牌新教室
14:30 健身时代
15:10 2019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法国站大奖赛
16:05 2018-2019赛季英超精彩进球
17:30 超C竞彩
18:00 弈棋要大牌
21:30 ONE 冠军赛集锦
22:00 弈棋要大牌-上海三打一
23:00 第142届威斯敏斯特犬犬

种大赛(6)
23:30 “迎第15届世界武术锦标赛经典影视剧展映”-无敌小子霍元甲

央视一套
13:17 我有传家宝
14:16 电视剧:爱情的边疆(17-20)
18:05 正大综艺·动物来啦
20:06 等着我
22:00 晚间新闻
22:38 等着我

央视三套
13:13 星光大道
14:59 向幸福出发
18:03 综艺喜乐汇
20:33 艺览天下
22:03 艺术盛典

央视五套
10:15 2019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半决赛
12:35 公园足球
13:10 直播:2019世界职业拳王争霸赛(30)
15:05 直播:2019亚洲女排锦标赛决赛
18:00 直播:2019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决赛(1)
23:30 直播:2019-2020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轮(托特纳姆-纽卡斯尔联)

央视六套
10:04 少儿影院:阿拉丁和神灯(法国/丹麦)
11:31 故事片:杨勇战鲁西
13:22 译制片:冷酷的心(墨西哥)
15:36 故事片:影
18:20 故事片:青春派
20:15 故事片:赵尚志智取五常堡
22:00 译制片:安妮·纽约奇缘(美国)

央视十一套
11:45 影视剧场:我的继父是偶像(20-22)
14:23 梨园闯关我挂帅
15:27 京剧:荷耀耀
17:52 一鸣惊人:梦想微剧场(31)
19:30 过把瘾:最佳拍档(6)
20:34 角儿来了:金不换(下)
21:49 影视剧场:幸福有配方(7-9)
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
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

去东北的交通中断了

抗战胜利后的一个多月,延安的干部大批开赴各地。丁玲和我,与萧三、欧阳山、杨朔、邵子南,也酝酿组织了一个延安文艺通讯团。中央办公厅批准了,博古分别给各地的新华社负责人写了介绍信。我们带了炊事员、管理员、公务员。公家给配备了一两头毛驴,不够用。高自立就给我们出主意,说,去找难民纺织厂的厂长吴生秀,吴生秀是我们的老熟人,我们采访过他,在他那个厂子里住了好些日子。他给了我们两匹大骡子,比毛驴强多了。临出发时,萧三不走了,欧阳山也没走成。最后,这个团只有丁玲、杨朔和我,还有祖林、祖慧和丁玲的公务员张来福。

我们快要离开延安的时候,丁玲找任弼时同志谈过一次话。她说,关于我的历史问题,1940年中央组织部经过审查,给我作了结论,说“对丁玲同志自首说并无根据,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,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”。但是1943年在中央党校参加审干,组织上还没有作出结论。任弼时同志说,你放心吧,中央是了解你的,信任你的。到了前方,好好工作。当时任弼时同志是中央办公厅主任,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名义给我们开具了一个文艺通讯团,丁玲同志为主任,经晋绥、晋察冀、冀热辽,去东北,沿途采集战争和建设事迹,写成报道文章,供



我与丁玲五十年

——陈明回忆录

陈 明 口述
查振科 李向东 整理

前后方报章发表。希望沿途各地党的负责同志给予工作帮助和党的领导,并负责供给全部经费,要求各地新华社代发稿件。朱总司令也给沿路驻军写了关防。所以,一路上我们都很顺利。

我们的目的地是东北,但不限时赶到,沿途可以进行采访、写作。从延安出发去往东北、华北的干部很多,黄河边上的渡口,每天都有很多人。先出发的同志,走的时候都非常仓促,沿路粮食、草料都不够吃,有时连南瓜都吃不上。我们走得晚一点,这时沿途组织了兵站,相隔五六十里就有一个,物资供应好多了。前两站伙食还普通,到第三站就有肉吃了,连民工也有。到了一个兵站,打前站的同志就已找好了房子,草料也准备好了,饭也准备好了。还有热水烫脚。第二天出发时,倘若有了新病号,兵站就给增加牲口。如果白天行军途中没有兵站可供打尖(休息、吃饭),上一个兵站还发给伙食费,让带上些药品,甚至还有猪油。我们在老百姓家吃擀面、稀饭,还有辣椒,辣椒是拿水拌的,我们在里面加点猪油,特别好吃。在老百姓家吃饭都是给钱的。杨朔喝酒,就从老百姓那里买点兰花豆,晚上喝上二两酒。

经过延长、延川、清涧、绥德、米脂、佳县,到了黄河边。十月革命节时,我们过了黄河,到了晋绥的兴县,晋绥分局就在那里。我们在晋绥住了一个星期左右,采访、写作。杨朔写了一篇,丁玲写了一篇《介绍俘虏学习队》,写我们对待俘虏的政策和俘虏们的状况。有的俘虏逃跑了,被我们抓回来了,同他们谈话,说你稍微等一等,等我们给你发了棉衣再走,这样走路上冷。这样就感化了他们。我写了一篇《阎锡山光复离石的真相》,揭露日阎勾结的。有一位左联老作家,原来在边区政府任秘书长的周文同志,这时在晋绥任秘书长,由他来照顾我们。我们住在招待所,找各方面的人士谈话。我拉痢疾,也是他给我找来磺胺药。

我们一直是往北走,都是山区,经过了岢岚、五寨、威远堡、左云、右玉、阳高、天镇等地方,去往张家口。沿途都是我们的部队,有时还能遇到党校的同学。丁玲在威远堡牙痛得厉害,含凉水也不管用,只好请管理员去找抽大烟的老乡,抽了一口大烟才止住痛。

12月间到了丰镇,得到消息说,热河